

江南 I

◎香蝶 著

【梨花落·碧玉钗】

華華出版社
HUA HUA PUBLISHING HOUSE



紅樓夢

◎香蝶 著

【梨花落·碧玉釵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烟波江南. 第1部/香蝶著. -北京: 华艺出版社,
2006.1

(长篇系列小说)

ISBN 7-80142-772-6

I. 烟... II. 香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2636 号

烟波江南—梨花落·碧玉钗

作 者 香 蝶

绘 图 卢 波

特约编辑 于 桐

责任编辑 李梦洁

装帧设计 闫薇薇

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 10 层(100083)

电 话 010-82885151 82884317

邮 箱 huayip@vip.sina.com

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 12

字 数 160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2 月 第 1 版 2006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142-772-6/I · 349

定 价 18.00 元

华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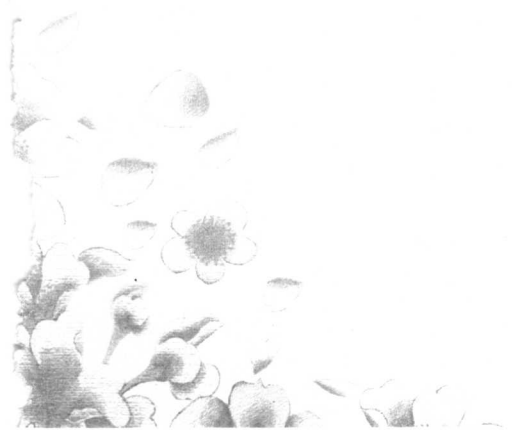
华艺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细波江

「楔子」

明朝土木堡之变后，明英宗被掳北方，明英宗之弟称景帝即位，后英宗被放回，尊为太上皇。公元一四五七年，大明皇朝发生『夺门』事变，英宗被臣子直接抬入皇宫，重新夺回政权。而在事变之前，景帝与英宗两派臣子之间，便开始了激烈的争斗。

京师女捕头秦海青，本是受两宫太后委托专查后宫刑案，无意中卷入了这场争斗，在追踪逃离京城的名妓玉版的过程中，发现玉版身上竟然负有有关事变的线索……





目录

CONTENTS

碧玉钗

65

梨花落

1

月月红没有回答。一丝苦苦的笑，
漂浮上了她的脸庞。轻张樱唇，

吴戏那哀婉的唱腔在屋里轻轻回

荡了起来。——当时并雨梨花，

桥头惜别，——君去矣，山不见

日，长，冤家，——只留得

梨花落

月月红没有回答。一丝苦苦的笑，

漂浮上了她的脸庞。轻张樱唇，

吴戏那哀婉的唱腔在屋里轻轻回

荡了起来。——落英时节而惜花，

桥头惜别谁人家？君去矣，山不见

归，哦，冤家！却只留这程风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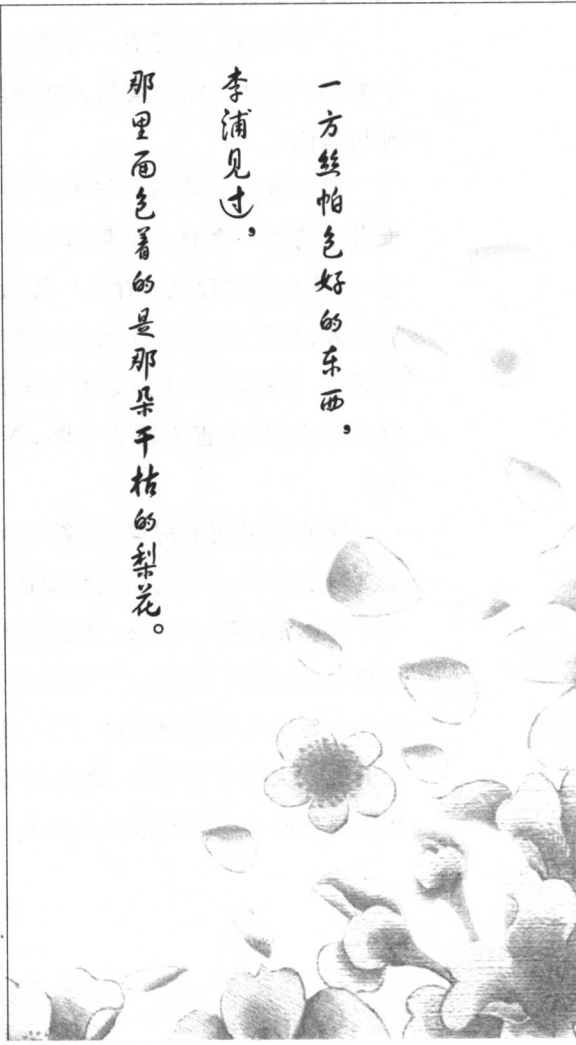
路，孤影人独愁。

烟波江南

一方丝帕色好的东西，

李浦见过。

那里面色着的是那朵干枯的梨花。





李浦将脚一钩，一个倒卷帘便盘上了横梁，往下看，黄大善人正在烛下细细地包裹着他的那堆银钱。李浦偷偷笑了笑：这老儿，今日收了租，定然是得意非常了。李浦也不急，静等那黄大善人将银钱包好。

有那么一刻，李浦的直觉告诉自己有什么危险在附近，于是他转过头，看了看周围，当他的目光落到横梁对面的柱子上时，险些儿没从梁上掉下去。

一个与他一样穿着一身黑衣的女孩子跷着腿，支着颐，冲他笑了笑。不是什么漂亮女孩，她的模样走到大街上你很快就会分不清她与其他人。

那女孩用空着的一只手向下指了指，好象是提醒李浦认真去干自己的活。李浦心里暗暗吃惊：这女孩哪来的路数，自己如此小心，竟然全没发现她的存在！转念一想，既是梁上相见，八成也是同道中人，只要不坏事，不去管她也罢。他心念一动，手一抬，烛火扑地灭了。待黄大善人从烛油中重新拔出芯子点燃烛火时，桌上已是空空如也，黄大善人愣了半晌，等回过神来后，呼天抢地地号了起来。

李浦跳过两道房梁，凭着干这一行的夜行人敏锐的直觉，他感觉到身后有如过梁之猫般轻盈的身影，稍稍回头，见刚才那梁上的女子如影子般跟了上来。李浦回身拱手道：“这位大姐留步，如果是想分财，恕在下不能从。”那女子也不闪避，大大方方地站出来，带着几分好奇的神色问道：“不分？那你要这么多钱做什么？”李浦客气地说：“大姐有所不知，这些钱乃是黄大善人所搜括的民脂民膏，在下要分回去。”“原来是个侠士，在下有礼了。”那女子深施一礼，



笑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你做你的事，我散我的步，你不要在意。”李浦听了，放下心来，抱拳欲退，刚抬脚，却发现那女子竟又无声无息地跟上来。李浦心中颇有些着恼，于是脚下如风，使出家传的“踏云步”，不出一刻，已将那女子甩了开去。待转过几个弯，已将银钱悄无声息地送回了那些破旧的民居。

办完大事的李浦心里觉得十分痛快，抬头望去，一轮金黄色的圆月正悬于头顶。轻风拂过房梁，将李浦的衣袂轻轻吹起，李浦一时间竟有了些御风而行，潇洒不羁的感觉，心道做侠客的滋味可真是不错。

李浦遥望圆月，陶醉在做大侠客的舒服感觉中，不觉痴了，正出神之际，忽觉身后有人，一掌拍去，一道黑影向侧一飘。李浦急转身，那人已轻飘飘荡至面前丈余停住，不是刚才那梁上的女子又是谁！

“你这厮好生无礼，我又未碍着你什么，怎么出手就伤人？”那女子面有愠色。李浦听了，心中好生着恼，怒道：“我不惹你，你到倒打一耙！说得好，你若散步，怎么散到黄大善人梁上去了？”那女子愣了一愣，一丝狡黠的笑意从眼中闪过，她收了愠色，含笑答道：“本来是散步的，后来看你无伴，便同你一起去黄家梁上摆个双龙戏珠的阵势。”李浦冷笑道：“现在摆完了，怎么还跟着我不走？”“完了？那多出来的二百文钱还没送出去，你我都在梁上，应该没有数错才对。”那女子嘻嘻笑着问道。她身材苗条顾秀，一身黑衣披洒着金色月光，神清气爽地立于李浦面前，眉宇间颇透着几分俏皮。

李浦心中暗暗吃惊：难道这女子竟一路跟着自己，而自己竟全无察觉么？想来这女子的功夫要比自己高出许多！再转念想想，又觉得很好笑，因为怀里确实还有二百文钱。按李浦白天记下来的字据，每家的租钱他都按数送回去了，这怀中的二百文乃是多出来的，想必是黄大善人为凑整数好存放，另掏的自己腰包。

李浦想了想，把多的钱掏出来，客客气气地说道：“这二百文是



无主的，大姐若喜欢，送给你就是了。”那女子不接钱，背着手微笑道：“别弄错了，我可不是为钱来的，你说说看，如果这钱归你，你将如何处置呢？”李浦反问：“我若私吞了这钱又怎样？不吞又怎样？”那女子依然好脾气地笑答：“若没拿这钱便是侠，若是拿了便是贼。”李浦嘿嘿一笑，手一抬，将这二百文胡乱地扔了出去：“我这样处理了，你看怎样？”那女子眉头微微一皱：“你这家伙！竟然没有想过拿这钱去济贫吗？”李浦转身便走：“我已济了一晚上，怎么做人还不用你教！”走了几步，觉得身后无声响，回头一看，那女子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无了踪影，李浦不禁出了一身冷汗。

李浦在城中走了一圈无事可做，眼皮子倒是不停地打架，看看已是下半夜，也该着是要睡觉的时候了。他到这吴县小城不过一天时间，还没来得及找个落脚的地方，这会儿上客栈也不是个事，看上去又得找个不收钱的地方打盹了。李浦拍拍脑袋，忽然想起白天在城里逛时瞥见城边有一处破败的神庙，虽然不是个好去处，总是有个有房顶的地方。心下定了，抬脚便朝那边奔去，不一会儿到了神庙，伸头看看，里面什么人也没有，于是走进去，在菩萨面前行了个礼。

“今天打扰菩萨，我和您做个伴吧。”李浦将香案上的灰尘扫了扫，和衣躺了上去。“这样睡岂不委屈了自己？”刚闭上眼睛，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，正是那黑衣女子打门口走进来。李浦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立刻从案上跳下来。

想这“踏云步”乃是李家传下的看家本事，还没有过被人跟着甩不掉的事！

李浦自觉有些失态，定定神，沉下脸去：“你怎么总是阴魂不散？”“我好意要带你去我朋友处，为你找个落脚的地方。你就这么待我吗？”那女子也不恼，笑眯眯地问。“你究竟是谁？”李浦将剑拿到手中。那女子笑道：“我是到这儿来办案的京城捕头，名叫秦海



青。”李浦脸一板，“开玩笑也要看看是对谁！”手中剑已如蛇般向那女子咽喉刺去。

父亲在送李浦出门闯江湖时告诉过他，江湖上最不好对付的有两种人：女人和老人，若是被他们缠上了，一定要逃，逃不掉就只有拼命一条路可走，否则就惨了。李浦相信父亲这段语重心长的告诫，因为父亲没有勇气拼命，成了最好的例证——他自从年青时被母亲抓住后，就乖乖退出江湖，做了姥姥家听话的女婿。李浦可不想象父亲这样，他的江湖生涯才开始不久，怎么可以就此栽在女人手中呢？

“呛！”的一响，自称秦海青的黑衣女子手中已多了一把青锋剑，只将手一抬，便把李浦的攻势化开，李浦正待回剑，岂料青锋剑一转，竟贴着自己的剑向手上削来！李浦大惊之下，脚下使劲一蹬，向后跃出丈余，哪知那青锋剑如附在自己剑上，随己向前，眨眼功夫已抵住他的喉间。“你以为我是开玩笑啊？”秦海青忽地收剑回鞘，说道：“我敬你是侠非盗，不与你计较，你倒不领情。”李浦脸色一变，掷剑于地。他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输了，不过，输就要输得象条汉子：“要杀要抓，随你处置！”秦海青倒笑起来：“你这人真不知好歹，我已经说过是要给你找个地方休息，你怎么这么不信任人呢？”

秦海青转身向庙门口，走了几步，回头见李浦仍立于原地不动，狐疑地望着自己，于是她挑了挑眉头，颇带着些嘲讽意味地问道：“怎么，不敢跟来呀？”李浦心一横：“你少来激将法，跟就跟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！”抬腿就跟上去。秦海青一阵轻笑，身形向门口掠出，转瞬已在丈余之外。李浦发力跟上，只听耳边呼呼风响，眨眼间二人已掠过好几条街巷。

在一堵高墙前，秦海青停下脚步：“这就是我朋友的家，天晚了，不好打扰别人，我们翻墙进去吧，进去的时候要小心些。”李浦



抬眼看去,只觉得这墙比一般民居高些,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,于是他笑道:“小心什么?你以为我过不去?”一拔身子,已到了墙头。秦海青见状,抿嘴一乐,也不吱声,跟了上来。

李浦手一抖,一颗石子落地,李浦侧耳倾听,听出石头是落在实地上,于是放下心来,轻轻跳下墙去。落地的时候,李浦忽觉左脚下一滑,身子便向地上摔去,他忙用右脚支地,不想右脚落处也是滑腻非常,一个不小心,他便重重摔到了地上。“这墙下面有很多青苔,所以说要小心。”秦海青落到他身边,乐呵呵地伸出手来拉他。李浦不用她扶,自己站了起来,拍拍衣服,有些哭笑不得:“既然如此,为何你不早说?”“你刚才让我说了吗?”秦海青理直气壮地反问,李浦无言以答。

“这里是哪里?有些眼熟。”李浦环视四周,总觉得这院子白天在街上什么地方看过,而且还多看过两眼,一时却又想不起来,于是好奇地问秦海青。“县衙。”秦海青在前面走着,头也不回地回答。李浦心中一咯噔一下:“还是被这刁钻的丫头耍了。”他索性不走,怒吼道:“要抓我到县衙,直说便是,为何要用这种法子诳我!”耳边却传来秦海青有些嘲讽的笑声:“谁说要抓你!捕头和县太爷是朋友不是很正常的事吗?你这人,胆子也忒小了些!”

二

早晨的阳光从镂空的窗户花格中漏过来,把宽敞的县太爷府的厅房照得亮堂堂,县令陈太炎坐在桌边,想着怎么开口称呼桌子对面的秦家大小姐。

十二年前,这件小事根本不成为问题,那时他们同在一个学堂,她管自己叫陈大哥,自己管她叫青妹。七年前,自己被贬,皇上破例让他扶父亲灵柩回乡任职,离开京师时,秦海青也还只是个孩



子,随秦老捕头到长亭送别时,她叫着“陈大哥”哭个不停。可是,毕竟那些都已是过去的事,昨日见面,叫了几句“海青”总觉得有些别扭,毕竟,现在的秦家大小姐,已不是过去那个普通的小女孩了。昨天下午,秦海青来到县衙,微笑着望着他,告诉陈太炎她是京中派来查戏班一案的捕头时,陈太炎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距离。

“秦姑娘今天有什么打算呢?”陈太炎考虑半天,终于决定下怎么开口,他端起茶喝了一口,打量着坐在桌子另一边的秦海青,客客气气地问道。“我想去七龄童的坟上看看,陈大哥不必操心。”秦海青似乎没有注意到他语气的变化,慢悠悠地喝着茶,望着水面上的菊花发愣。

“是吗?那我唤些衙役随你去。”陈太炎苦笑了一下,没有想到,七年之后再相见,她是来调查自己的人。秦海青微微摇头:“不用了,既然是吴县知县被告,我若再用吴县衙中的人,查得再公平,到时京中还是会有人不信,你只需派些人把些必要的杂事处理了就行。”

陈太炎放下茶杯,迟疑半晌,问道:“你信不信得过我?”秦海青抬起眼睛很温和地看着他回答:“做这一行,只看事实说话。陈大哥的为人,七年前我很了解,现在则很难说。我只问陈大哥一句,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?”陈太炎心里咯噔一下,觉得秦海青话里有话,忽然想起一件事来,问道:“莫非,这次的事是因我递上去的那个奏折而起?”秦海青微笑着摇摇头:“你呀,就是改不了管闲事的性子!不过既然敢上折子告朝中命官枉法,就该做好被斩的准备。”陈太炎面色有些阴沉:“你怎么对此事这么清楚?”秦海青道:“我什么也不清楚,只是在猜而已。你那是密折,说的什么我不可能知道,不过你这小小县令的事,竟闹到了皇上那里,肯定不是好事。”她放下茶杯,站起来缓缓走到窗边,向外看去。



“陈大哥，回乡这几年，你有没有怨过什么？”沉默片刻，秦海青突然问道。陈太炎的心猛地一沉，他知道秦海青指的是什么。

七年前，先皇英宗被大学士王振所鼓动，御驾亲征出关讨伐蒙人也先，不料土木堡一役，全军覆没，英宗亦是被囚于北方。也先趁此大举进犯。朝中无主，便推英宗之弟成王朱祁钰为新帝。也先挟英宗欲进犯京城，朝中官员分为两派，一派恐也先对朝廷对先皇不利，主张退守南方，而以大学士于谦为首的主战派力主迎击，并宣明要杀掉主撤派。陈太炎之父陈敖乃是翰林学士，与主撤派中的一些官员交情甚好，不免从中劝阻了几句，这样一来，主战派心中自然有些不满。后来陈敖与主战派一起坚守京城，到底令也先无功而返，本来此事就此了结，不想陈敖却招来了杀身之祸。

原本成王身为皇弟，兄未终却登基立为景帝，已是违背正统继承王位的规矩，陈敖与一些很注重正统的朝臣心中早有些失衡，而官场上从来处处波澜，一些主战派原本就与某些朝臣关系紧张，一旦战事平静下来，明里说是铲除王振的同党，实则趁机大排异己，有几个学士很难说是否是王振同党，只是与王振交情不错，也被抄杀全家。陈敖眼中见不得此类事情，金殿奏本力保这几个朝臣，不料却被诬为王振同党，因为生性耿直刚烈，陈敖平时也得罪了不少人，此时众人发难，陈敖无法辨清，一怒之下，竟在金殿撞柱，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虽说朝中的一些小人此后仍旧不依不饶，但由于于谦等人的作保，陈府一家人得以打回原籍吴县不再追究，陈太炎虽说头一年已中举，也被贬回吴县做了个小小县令。

例来官吏不得在原籍任职，皇上本是眼见陈敖之死大受震撼，一时许愿说漏了嘴，但皇上不说自己错了臣子们也就不提，说起来，这也算是对他陈家格外开恩了。

陈太炎心中暗叹一声，怨什么呢？在官场上打滚，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。“你为何突然问起这个？”他问。秦海青轻轻叹了口气，



“早上我去伯母那里请安，她言谈之中很是担心你，昨日与嫂子谈话，她亦是多有不妥。”秦海青转过脸来望着陈太炎说：“伯母言道，她担心你会走伯父的老路。”陈太炎淡淡一笑，将话题岔开：“听秦姑娘的语气，似已认定我是被冤枉的了，就不怕私情影响断案吗？”秦海青愣一愣，随即咯咯笑起来：“这个陈县令大可放心，我私情归私情，断案归断案，若是被我查出弹劾你的戏班一案与你确实有什么瓜葛，可别指望我会放过你。”

陈太炎不以为然地端起茶杯啜了一口：“听你语气倒是不像。”“是吗？”秦海青从窗口折了回来，走回到陈太炎身旁。“怎么？”陈太炎忽觉不对，秦海青手一抽，已从腰间拔出一把薄刃匕首架在陈太炎喉间，软语温言道：“不要以为我是那样没出息的人。”陈太炎只觉一股寒气从匕首传来，抬眼看去，秦海青眼中一丝儿笑意都没有。“我只是说笑而已，青妹不要介意。”陈太炎倒抽了口冷气。“呵，怎么又不叫‘秦姑娘’了？”秦海青眼中又闪出俏皮的神色，收了匕首走开。

“我奇怪的是，就算是京中有人看我扎眼，怎么会让你来，你不是不管这种平常的事吗？”陈太炎摸摸脖子，问道。“平常？”秦海青笑道，“就算是平常事吧，我帮帮老友总还是可以的。”陈太炎鼻中哼了一声：“真是这样？还是我恰巧碰了不该碰的人，结果把你惊动了？”“你还是少管这些事情的好，我是来查刑案的，你要问政事的话，我什么也不清楚。”秦海青坐回位子喝茶，一边将话题扯开去，“对了，我忘了问问你，你在这儿干了许多年，是不是干得很顺手呢？”

“本来是不错的，不过昨天晚上有个黄大善人来报官，说是丢了不少银钱。”陈太炎含笑答道，用试探的目光扫了秦海青一眼。“哦？”秦海青好象是吃了一惊，“有这样的事么？昨天晚上我散步去了，没有赶到这个热闹，真是可惜。不过倒是听人说，有人给黄大善人的佃户送回了租钱。”“呵呵，原来是有人替他做了善事，不过此人也太嚣张了一些，给本老爷添了大麻烦。”陈太炎将茶杯放回了



桌上，笑道。“反正你的麻烦事成堆，添一个不多。”秦海青不予置评。陈太炎闻言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对了，你昨天带回来的那位朋友似乎有睡懒觉的习惯。”秦海青摇摇头：“此人是我找来帮忙的，是否真的有用还不知道，不过看上去他的本质不错，也还有些小聪明。”陈太炎望了望秦海青，欲言又止。秦海青已经知道他的想法，于是安慰道：“陈大哥稍安勿躁，我既然来了，定然会尽力把此案查个水落石出。”

三

再说那李浦，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，只觉得腹中饥饿，便大摇大摆地走出屋去找吃的，却在长长的回廊上遇见踱着方步而来的秦海青。“饿了吗？”秦海青见他东瞧西瞅的样子，心里已明白了大半。“你可有吃的？”李浦愣头愣脑地问。“跟我来吧。”秦海青转身带他向厨房走去，一路笑道，“你倒是一点也不客气。”李浦冷笑道：“主人待客不周，我又何须客气？”秦海青推开厨房门，招呼伙头：“这位是老爷的贵客，给他弄些早餐。”李浦看了这总是笑眯眯的女捕头一眼，实在弄不清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见她扭身要走，伸手拦住：“你总不会让我白吃白住吧？”秦海青白他一眼：“又不是吃我住我的，我心疼什么？”李浦一愣，秦海青将他的手拨拉到一边，已走出门去：“若真有些过意不去，吃完了到门口去找我得了。”

早饭时间已过，伙头草草将几个馒头热了，加上一碗稀粥，一碟咸菜便端上桌来，李浦饿得过了，也不在乎好歹，痛快地吃喝个光，然后心满意足地踱出门外。平日里与官府打交道不多，反正今日也无计划，索性就看看那丫头玩的什么花样。出得门口，那秦海青正站在一算命摊子面前听先生为人算命听得有趣，见李浦出来，迎了上去，显然心情甚好。



“陪我去散散步如何？”她问道。“若还是去昨天那种地方，我劝你还是晚上去好。”李浦不客气地说。秦海青摇摇头：“那种地方我已没兴趣去了，我们去一个大彻大悟的地儿。”李浦笑起来，秦海青奇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李浦笑道：“你难不成要去烧香还愿？没想到秦捕头竟是如此有情致的人。”这回轮到秦海青笑了：“我的情致可能会怪些，去了再说吧。”

出了城门，路上渐渐荒凉起来，李浦心中有些犯疑，不禁问道：“你要去哪里烧香。”秦海青不慌不忙地走着她的路，不紧不慢地接他的腔：“我几时说过要烧香的？”李浦心中一紧，停下脚步：“我已经没有兴趣再往前走，你自己去逛罢。”秦海青回头看他一眼，也停下了脚步，抬眼向前看了看：“不远了，再几步就到，已经到了这儿，难道要走回头路不成？”

李浦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见前面一处乱坟岗，几个人影在里面晃荡，心下一凛，手已搭在剑上。秦海青见他这副模样，笑道：“这原是世间轮回必然的去处，怎么就不是大彻大悟的地方呢？”李浦冷冷地回答：“大彻大悟的地方是不错，这个时候来逛却是错的。”“不错。”秦海青迈开步子向那些人影走去，“做捕头不上这种地方才是错的呢，今日有生意上门，不想去瞅个热闹吗？”

李浦远远望见坟间走动的那些人的身形，看上去不似有高深的功力在身。秦海青扭头指了指人影道：“那些都是县衙的差人和死者家属，你怕了吗？”李浦迟疑半刻，跟了上去：“他们要挖坟验尸吗？”“他们的确是要挖坟，验尸的却是我们两个。”秦海青答道。李浦听此言转头就往来路走，秦海青急急一把揪住他的袖子，令其动弹不得。“我可不想沾得一身的晦气！”李浦大叫道，“你是捕头，自个儿验便得了，为何拖我下水？”秦海青也不放手，将李浦拖回去，笑道：“这案子有些烦人，死的是男人，牵涉的是县衙，我不能用县衙的人，又不方便看个仔细，只好托你帮个小忙。”



说话间，已将李浦拖到一个坟头。见几个衙役和佯作打扮的人已手持锹镢站在坟头等着。秦海青放开手，对坟边站着的一群人拱了拱手：“可否开始了？”李浦定睛看去，不觉呆住了——坟边那群人的中间，立着一个妙曼的少妇，一身缟素衬得苗条的身段煞是好看，秦海青正是向这少妇行礼。只见那少妇微微点了点头，眼中落下两滴泪来，更衬得她如梨花带雨般动人。李浦看得痴了，忽听秦海青呼一声“开坟”，不禁惊了一惊。秦海青扯了扯李浦衣袖：“这样瞧人家的遗妇，未免失礼。”李浦回过神来，再看少妇身边之人，个个面有愠色望着自己，方觉失态，低头随秦海青走到一边，静等开坟。

“这官司怎么和衙门扯上的关系？”李浦小声问秦海青。“这坟中人原是本地戏班班主七龄童，陈知县母亲大寿，请戏班到家中演戏，不料班主突然发疾而终。朝中有人参本，说县令以前曾与班主七龄童结怨，班主如今死在县令家中且死因不明，只怕这中间有些过节，于是京中便派我前来查看一下。”秦海青回答。“这倒奇怪了，按理说以陈知县这样的小官，不至于如此兴师动众参本，还要从京里派个人来查。你到此处，只怕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吧？”李浦狐疑地问，见秦海青只笑不答，心中已明白了八九分。“无趣，我不明不白被卷入岂不冤枉？”他念道。秦海青笑道：“其实我也不是完全非要你干，不过你若不干将来落个不知恩图报的名声可不好。”李浦一愣：“我哪里不知恩图报了？”秦海青反问：“你昨日睡的谁的床？今日吃的又是谁的饭？”李浦一时语塞，过了半晌，问道：“你如此处心积虑为陈知县操劳，难道和他是旧交？”秦海青点点头：“我们小时曾在一起念过学堂。”李浦笑了，拖长了语调念道：“明白了，原来如此，听说陈知县相貌俊美，风度非常，看来是真的了。”秦海青何等聪明之人，怎不知他话中之意，皱了皱眉，望着慢慢露出的棺材，懒得多与他解释。那李浦却似得了默认，笑得更欢了：“只是听说陈知县已有娇妻爱子，可惜呀，可惜。”秦海青意味深长地打量李浦一